

政协委员文库



云吟集

YUNYINJI

廖 奔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——政协委员文库——

云吟集

廖 奔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云吟集 / 廖奔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7.2

(政协委员文库)

ISBN978-7-5034-8977-8

I . ①云… II . ①廖… III . ①剧本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③戏剧理论—中国—文集 IV . ①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27267 号

责任编辑: 全秋生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chinawenshi.net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—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—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地大天成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31 插页: 2

字 数: 495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《政协委员文库》丛书

编辑委员会

主 任 刘家强

委 员 沈晓昭 刘 剑 韩淑芳 刘发升 张剑荆

主 编 沈晓昭 韩淑芳

编 辑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卜伟欣	于 洋	马合省	王文运	牛梦岳
卢祥秋	刘华夏	刘 夏	全秋生	孙 裕
李军政	李晓薇	张春霞	张蕊燕	杨玉珍
金 硕	赵姣娇	胡福星	高 贝	高 芳
殷 旭	徐玉霞	梁玉梅	梁 洁	程 凤
詹红旗	窦忠如	蔡丹诺	蔡晓欧	潘 飞
薛媛媛	戴小璇			



廖 奔（2012年）

湖光山色西湖



好山影展外

影重山水

外江心月

白雲為





辑一 剧 本

胡笳十八拍 / 3
韩信之死 / 39
红梅记 / 57
琥珀匙 / 90
仲夏夜之梦 / 127
拉 锁 / 135
龙耕濮阳 / 137
云格格的传说 / 141
观 音 / 147
金孔雀——楠蝶蒂娜 / 154
北漂族 / 160
冰 韵 / 186
三王墓 / 212
蓬莱仙岛 / 218
寻找关汉卿 / 228
黄河滩 / 258

从云冈到龙门 / 305

辑二 游 记

苏州组曲 / 333

斯德哥尔摩的初春 / 347

那清冽的长良川 / 353

下龙湾 / 356

在雅典游神庙 / 361

朝圣德尔斐 / 365

邂逅希腊古剧场 / 368

蓝色的爱琴海 / 373

美国风情录 / 376

华盛顿D.C.的史密森尼博物馆群落 / 386

辑三 文 论

文艺评论的战国时代 / 391

文艺批评的标准与准则 / 405

莫言获“诺”奖与当代传媒文化创新 / 425

中华戏曲文化美学及其现代转型 / 446

附：廖奔主要作品目录 / 491



輯一

劇本

胡笳十八拍

(京剧)

场 次:

第一场	乡念
第二场	隐痛
第三场	议归
第四场	衷情
第五场	起行
第六场	尾声

人 物:

蔡琰——30岁，字文姬。东汉末名士蔡邕之女，诗书琴兼擅。被匈奴掳去12年，左贤王冒顿占为姬妾。（青衣扮）

冒顿——40余岁，匈奴左贤王。（净扮）^①

难儿——11岁，蔡琰与冒顿之子。因遭受强暴所孕，蔡琰为其取此小名。（可用青年女子扮）

忆儿——7岁，蔡琰与冒顿之女。因长期思忆故乡，蔡琰以此小名呼之。（童扮）

泥靡——50余岁，冒顿的亲信随从。（丑扮）^②

① 冒顿为西汉初刘邦时匈奴单于之名，民族功勋颇著，郭沫若写话剧《蔡文姬》，取作其男主人公姓名，表示他的强莽性格与绍祖之志，此处从之。剧中左贤王冒顿为东汉末时人，乃冒顿单于之后人。

② 泥靡为乌孙王昆莫之孙岑陬与其匈奴妻子所生的儿子之名（见《汉书·西域传》），这里借其字义，用为冒顿之老随从的名字，表示此人好心肠、糊涂脑袋。

乌云——17岁，蔡琰的随身侍女。（小旦扮）

头曼——22岁，冒顿与大阏氏之子。（净扮）^①

匈奴青年若干

舞队人员若干

汉使

随从若干

第一场 乡念

[幕启。无远景。少量写意景片，标示出匈奴背景。台中设一几。

[蔡琰上。头梳作汉式，身穿胡服亦裁作汉式并带水袖。

蔡琰 （念）没入匈奴十二年，

胡天荡荡又逢春。

非为忍耻贪苟活，

此身早成未亡人。

妾身蔡琰，字文姬，后汉陈留人氏。我父蔡伯喈，乃当朝大儒，以文章名世，可怜为董卓裹挟，一旦死于非命。（哭）我那苦命的爹爹呀！父丧未除，胡虏忽至，金甲耀日光，骠骑来若云，杀人如刈麻，抢掠劫妇女。妾身不幸，被匈奴左贤王冒顿劫得，遭逢恶辱，节义亏损，又带至这阴山之背、大漠之外，异域殊俗，餐饮膻腥，早已是一纪辰光也！非是奴不明义理纲常，委身事胡，惧死贪生，皆因生得一双儿女，黄口待哺，娇弱依人，孩儿何辜，苍天何极，是以隐忍盘桓，不忍骤逝。（空中雁过）呀！正是塞雁北返，温息南来。雁儿，雁儿，你好福气也！想中原云山万重，去路迢遥，人无你的翅儿，那故乡么，我今生今世是无缘得见了！

（唱）空羡归鸿来远乡，

此身终为边地霜。

^① 头曼为冒顿单于之父的名字，公元前209年冒顿杀父自立，导致匈奴的强大，这里取作左贤王冒顿之子的名字。剧中头曼性格比冒顿更为粗豪，对冒顿的权位虎视眈眈，二人关系也恰与历史中相颠倒。

敢有生前故土望，

只愿葬骨向南方。

[蔡琰久久注视着大雁去处。乌云胡装上。

乌云 （念）跟随夫人三年整，

不觉非亲亦关情。

昨夜王爷来在夫人帐中歇宿，兴致很高，说是今日要带少爷到草场演练骑射。夫人吩咐早些唤少爷、小姐起床，识文习字，以免贻误课程。我这就过去。（望见蔡琰）夫人早，王爷还没起来吧？

[蔡琰摇手示意，乌云吐舌头。

蔡琰 （低声）乌云，你来得正好，快去唤难儿、忆儿起床，速速来此温习日课。

乌云 （低声）是。（下）

[忆儿拖难儿随乌云上。二人装束皆半胡半汉。

忆儿 娘，哥哥不肯起来，躲在毡裘里赖死狗。

难儿 去去！娘！这大早将人喊起来，（打哈欠）我还没睡够呢！

蔡琰 （顾盼大帐）轻声些，恐吵醒你父，惹他发怒。难儿，古人云：一天之计在于晨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你已经十一岁了，须懂得这些珍惜时光的道理才是。要是在中原，偌大的孩儿，正是课学的好时光呢。

难儿 课学课学！写那些方头丑脑的汉字，难死我了！

[乌云默笑，忆儿冲哥哥做鬼脸羞他。

蔡琰 （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稍停）难儿，你不可如此短志！母亲我像你妹妹这么大的时候，已经会作诗写赋了。

难儿 我不想作诗写赋。

蔡琰 （生气地断然打断他）胡说！（意会到声音太高，胆怯地瞥一眼大帐。稍待，口气缓和地）难儿，你须识得汉字，写得文章，日后才能成为有用的人才。

忆儿 娘，我喜欢汉诗。

蔡琰 忆儿乖，懂娘的心。

难儿 （执拗地）我爹爹不识汉字，也不会写文章，可他是盖世英雄！

蔡琰 （语塞，然后言辞转厉）乌云，取过石砚、桐琴来。

乌云 是。（将石砚放置几上，桐琴靠在一旁）

蔡琰 难儿、忆儿，随娘温诗习字！做完日课以后，难儿可去骑射，忆儿仍需习学弹琴。

忆儿 哎！

难儿 （固执地）我即刻就要随爹爹去习骑射，不学汉字！

蔡琰 难儿！（欲怒，转又隐忍）难儿，听娘的话，先学汉字，再习骑射。

难儿 （向上场门）爹爹来了。

〔蔡琰忙示意难儿、忆儿噤声，一道将笔墨纸张在几上摊好，乌云研墨。

〔冒顿上，身着胡服，头戴雉翎，身形彪悍，气度豪猛。

冒顿 （唱）纵马踏尽北疆雪，
几度问鼎向中原。
气数衰竭匈奴颓，
热血豪壮心何甘！

（向大伙儿）呔！一大早吵吵嚷嚷，闹得人头昏脑涨！惹急了俺，一人给一马鞭！

（众敛息肃止，冒顿看到笔砚）怎么，又在这里为汉文争吵？（众不语，难儿求助地望着他）他娘，娃儿不欢喜写那些鸟字，不学也罢。汉家那些个东西，不顶吃也不顶喝。还是跟俺去撑硬弓、驾烈马，练出一身草原驰骋的本领，这才是我匈奴正业。

〔难儿喜，蔡琰不语。

冒顿 乌云快去烹奶。娃儿，吃饱了就上马。过几日我们又要追逐水草，迁移到燕然地界去，忙起来就没有工夫教你了。

〔乌云下。

难儿 （欢跃跳起）好，走啦！我就讨厌学南蛮、汉子那些酸不溜丢的东西。

蔡琰 （严厉地）难儿站下！你说什么南蛮、汉子？

难儿 （知道说错了）嗯……小伙伴们都这么说……

蔡琰 （严厉地）别人说，不许你说！

冒顿 好好，你娘不爱听，你就不说，要说大汉、天朝，嘿嘿！

蔡琰 （隐忍但倔强地）难儿，是娘的儿子，就要听娘的吩咐。为娘告诉你了，先坐下习书！忆儿，来，这是为娘昨夜忆写的诗章，你和哥哥先念起来，再临帖一番。

〔忆儿听话地坐下。难儿目视冒顿，冒顿不置可否，难儿勉强坐于几旁。儿女读书，蔡琰在其身后时或指点。乌云送上奶罐，下。冒顿于一旁高举奶罐畅饮。〕

忆儿 （诵书式地念）

有兔爰爰，
雉离于罗。
我生之初尚无为，
我生之后逢此百罹。
尚寐无讹！

冒顿 他娘，前些时听信马来报，鲜卑左部被汉家曹操击溃，壮勇几乎无有生还。俺欲率部趁机前去劫取其妇女牛羊，被单于阻住。可惜啊，现今恐怕已经迁移至其内地了。

〔蔡琰来到冒顿身旁。〕

蔡琰 （轻声）王爷，求你暂且隐忍谈话，待难儿、忆儿课学之后再讲可好？

〔冒顿不悦，继续饮奶。蔡琰回看，难儿正向这边张望，仓促俯首书帖。〕

难儿 （亦诵书式地念）

鸟飞返故乡兮，
狐死必首丘。
信非吾罪而弃逐兮，
何日夜而忘之！

忆儿 娘，你过来，我读不懂。

〔蔡琰轻步走过去，为其讲解。〕

冒顿 哈！昨夜俺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又率部驰入中原，汉人望风披靡，我健儿锐不可当，如入无人之境，砍人头就像切瓜，真真地痛快杀也！

[难儿支起耳朵听，被蔡琰呵斥，重新低头阅读。

冒顿 （又饮一大口）唉！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日子！淡盐寡醋的，远远躲在这边角旮旯儿里，头都不敢露。单于忒也胆小，又向鲜卑献送妇女牛羊，又向汉家献送骆驼马匹，讨好了这个讨好那个，我堂堂大匈奴的祖先在天之灵，都被丢尽了脸啊！

[难儿又支着耳朵听。

蔡琰 （怨恨地看一眼冒顿）难儿！你是要我拿家法来吗？

冒顿 （恨无人反应）你个鸟汉家家法。靠这个就能光复祖业吗？儿子，过来！（抛去奶罐，趋身将难儿一把抓过，难儿不知所措）你也太脓包样了，一无用处。俺要你像你大哥那样，立时三刻就学会镫里藏身、百步穿杨。老子这点心愿，都在你们身上呢！

蔡琰 （极度愤恨，压抑地）王爷，你让他先安安静静课完学，再出去也不迟！

冒顿 哼！俺要他去杀汉人，你还让他课什么汉学！

蔡琰 （悲哀）王爷，你不可要他这么做！

冒顿 哼！汉家与鲜卑一南一北，将我匈奴驱杀殆尽，鲜卑尽有我地，将我驱赶至这大漠边荒、水草不丰之处，生活无着，漂泊不定。此仇一日不报，俺冒顿死不瞑目！

[冒顿心中愤恨，手下用劲，难儿胳膊受痛惨叫。

蔡琰 （气急败坏）快松开孩子，看把他抓坏了！

冒顿 （手稍松，但不放开，瞪视难儿）俺的儿子，将来要杀尽鲜卑，威逼汉室，恢复我匈奴往日盛威，不可作汉人儿女态！嗯？

[难儿吓得直往后挣。

忆儿 （一直注视着事态，哭出）娘啊！

蔡琰 （急切来掰冒顿的手）你快快松手！

[冒顿松开难儿，蔡琰连忙揽儿入怀，忆儿亦奔至娘处。难儿手腕吃痛，咬牙硬挺。蔡琰与忆儿抽泣。

冒顿 （稍待，无意思地）嘿嘿！（搭讪地）他娘，你们不必哭泣了，读书去吧，啊？

（见三人不动）文姬，俺匈奴人，有口无心，你不必再伤心了啊！

[蔡琰扶子女走至几旁坐下。

冒顿 (求和地) 文姬，俺冒顿不想得罪于你，想要你平日高兴，可俺这粗脾气……

[蔡琰不语。

冒顿 (欲转移) 儿子、女儿，爹爹昨日让人从汉家榷场弄来的笔墨纸张还好用吧？(走过去) 让我看看你娘写的什么？

[冒顿把砚台碰落地上，忆儿惊叫，蔡琰紧张。

冒顿 (连忙捡起砚台) 不妨事，还好好的，你看。毡垫弄黑了再换一条。

[蔡琰顾不得墨汁淋漓，急忙接过。

冒顿 嘿嘿！（没意思，对儿女）你娘从汉家带来的石砚、桐琴这两件宝物，俺可是从来都珍惜的呀！

蔡琰 王爷，妾有一事相求于你。

冒顿 请讲。

蔡琰 王爷，你与鲜卑结下深仇，千万不可将仇恨转移到孩儿头上。至于这汉家么，乃是孩儿外祖和母亲的生地，文物丛萃，礼仪之邦，你万万不可再起什么斩杀之念了。

冒顿 (敷衍地) 嘿嘿。

[蔡琰重新课子。冒顿百无聊赖，踱下。

[泥靡胡装骑马上。

泥靡 (念) 军令如山倒，

屁颠屁颠往回跑。

俺是左贤王心腹帐下一个老大的小卒，名唤泥靡，泥就是烂稀泥的泥，靡就是稀靡烂的靡，烂稀泥，稀靡烂，和和气气心肠软。咳，俺泥靡随王爷征战，一眨眼就是十几年。财宝抢了不老少，花了，用了，丢了；女人掳了一大帮，玩了，跑了，死了。到头来，仗越打地盘越小，给他娘的鲜卑挤到这荒草滩滩里待着，俺也就到老连个师长旅长的都没混着，至今还是个光屁股老骚。单于有令，汉使来在中庭，传左贤王速速入帐议事。现下来到文姬夫人毡房，（下马）我不免掀帘进去告诉。且慢！夫人日常一再叮嘱我等，不可粗野造次，要我等每次来到，报门而进。（笑）小老儿活了这么大岁